

金石文叢稿本

越後佐渡

三十六

特別

子10

4622

36



410
4622
36

弥彦神社鐵銘

備中國在原住大月作右衛門國重作



同大鉢銘

弥彦神社御鉢嘉曆元年丙午五月五日奥山莊中
條住人相次郎孝基敬白

同銅筒銘

治承二箇六月二十四日倉持宗吉
菅原氏

越後

陸路之記卷上辛丁
明治十年九月十六日 糸 小曰く十六日晴くあゝの程

会津風土記

鎮守府將軍平維茂碑并銘

弘文院學士林恕撰

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故良相治內。良將
鎮外。外不靜則內亦不治。此所以武夫為干
城也。有干城之人。而後邊虜不能窺中原。塞
垣草木知威名。此所以邊帥為重任也。
本朝之古。皇化之盛。教令光被四表。然奧羽
夷賊。屢擾險方。命是以歷朝。開鎮東之府。置
鎮狄之軍。遣征夷之使。設按察之職。皆擇其
人。所謂鎮守府將軍平維茂。能堪其任者也。

明治十九年八月廿日寫

將
維茂者。其先出自桓武天皇。天皇生一品式部
卿葛原親王。親王子曰高見王。早世不顯。
其子高望王。始賜平姓。出任上總介。高望多
子。曰良望。曰良相。曰良繇。曰良文。皆居東脫
簪笏而為爪牙之士。相繼任鎮守府將軍。支
族蔓延。分處關左諸州。良望改名國香。國香
有二男。長曰貞盛。乃是大政大臣清盛祖也。
貞盛弟曰繁盛。繁盛子曰兼忠。乃是維茂父
也。天慶年中。貞盛與藤秀鄉誅戮凶賊平將
門。功名蓋世。任陸奥守兼鎮守府將軍。以甲

養
東方。而擇族類勇敢者。養之為義子。以序其
齒。有太郎以下至十郎之行。而復叙其餘。維
茂生而剛勇。然年弱。當弟十五。故名之曰餘
五郎。貞盛卒後。維茂留戍奥州。州民皆知其
健強。一條天皇長德元年之秋。羽林中郎將
藤實方遷陸奥守。維茂等重其貴族。來于遠
方。而推戴唯謹。州有猛士。曰澤跨。諸任藤秀
卿孫也。與維茂抗衡有隙。且采地連接。爭田
交惡。訴於實方。實方以二士共驍勇。故悼而
不斷之。唯慰諭而經年。未幾實方易箕。二士

彌相矛盾。遂約刻日挑戰。而互聚其黨。維茂兵可三千人。諸任兵可千餘人。諸任慮其不勝。而避之。赴常陸國。維茂笑曰。彼何其怯之如此。乃散兵不備焉。諸任聞。維茂墨虛。乃潛兵銜枚襲來攻之。事出不意。維茂兵甚少。僅在者皆戰死。維茂乃匿其妻兒於屋後之山。而自防之。慮不敵而退。放火於墨。投衆骸於前池。維茂亦混卧其中。諸任繼至。而謂維茂既死。拊躍騎馬而去。或人說諸任曰。餘五匪直也。人。不見其首。則我心不安。諸任曰。我自

竟

督兵。環攻而麀之。雖飛鳥不能脫。况於人乎。諸任既去。維茂擡起。脫其衣。換着女服。懷刀立藿葦中。猶窺諸任再來也。既而維茂部下兵士五十餘人。競至。見其墨之。燒相泣曰。我輩居遠。不知寇之急。令我君不免厄。悔之無益。吁。奈之何。維茂突出曰。維茂在此。維茂在此。汝等勿憂。衆皆下馬歡拜。維茂曰。計寇兵可五六百人。今汝等雖來。僅五六十騎。然兵道之勝敗。何必多少之謂哉。想彼必驕惰。解嚴。今速擊之。必其克焉。汝等謂何。衆皆曰。彼

勝我敗。彼多我寡。其鋒不可當焉。不如暫待他境。族類之聚而圍之。維茂曰：不可也。我不死戰而匿池中者，為士者之奇策也。若延數日，則不免棄地逃亡之疑。是勇士之所耻也。汝等不從，則我獨往死耳。乃策馬而馳，衆皆從焉。又有追至者，都百餘人。諸任誇勝而行數里，憩於河畔，饗群士。維茂兵馬如飛，直至其幕前，諸任驚駭。從軍周章，維茂急擊殺數十人。諸任敗走。維茂追而射殺之，乃斬其首，徑進入諸任壘焚之。留守者不能防焉。維茂

今日為男者皆斬之，為女者勿傷焉。遂悉殲之。獲諸任妻，護送於其兄之家。衆人皆曰：餘五可謂勇而兼仁愛也。由是維茂武威聞于遠近。朝廷登庸之。任陸奧守兼鎮守府將軍。為東北藩戾。時人喚曰：餘五將軍。國內平而夷虜服矣。所謂公侯干城而塞垣知威名者乎。俗傳：維茂曾過信州戶隱山，盜賊等偽假女粧，誑維茂又被鬼面劫之。維茂擊殺之。其餘事業及吏之闕文，不能抄錄焉。然以諸任一事推之，則其勇智善謀可類而知之。實是

方面之良將。平族之翹楚也。維茂長子繫貞。繼父業鎮東國。次男繫兼。稱奧山氏。三男繫成。任出羽介。戊秋田城。其後移居於越後國。世稱城氏。為北州渠魁。所謂城資長城長茂。城資盛。皆其餘胤也。越後州蒲原郡小川莊。巖谷邑有寺。號平等。傳稱維茂所建也。寺中有維茂墓。墓上古杉一株。今猶存焉。然世遠時移。無知其為名將陳跡者。越後與東奧為隣境。故巖谷邑隸會津城。隔一泓之川。方今通議大夫虎賁中郎將源公鎮會津城。使

群吏巡檢屬縣。始知餘五將軍葬于此。而欲建碑傳其勇名於不朽。而徵其辭於僕僕。不能不應其旨。夫繼絕興廢。則民心歸焉。立碑表行。則衆皆感慕。故生於後。而追封前人之墓。或立碑。或建祠者。善政之一也。漢高祀魏無忌。明和二帝祀蕭何者。問其勲業也。蜀郡於文翁。九江於召父者。慕其循良也。隨淚於羊太傅碑。植花於卞忠貞塚者。感其功烈也。范希文守嚴州。尋子陵之後。奉其記事。朱文公守南康。訪劉屯田之墓。以限樵牧。皆重先

賢也。如餘五將軍亦奮勇於登時。貽名於後世。則是亦非常之人也。今遇此盛舉。而一坏之廢再興。巨石之標新立。則古杉一株之青。與彼岳將軍墓上之松同色。如見英雄未死之心。於數百歲之下者乎。嗚呼。公之封於此。率由舊章。施行善政。在餘五將軍。則沒後。顯名之榮。何以加焉。既記其事。繫之以銘。銘曰。皇胤之分。降列武臣。養于伯父。勇絕等倫。戰克隣寇。勢壓邊塵。

如鷹如隼。逐雉毆鷄。仰望北闕。鎮守東濱。五馬風嘶。三尺霜新。光弼之嚴。亞夫之真。長星雖墜。威名不泯。爰尋遺蹤。追思其人。拂閱榛塞。墳草向春。

寬文八年 戊申月日
正四位左近衛中將會津城主源朝臣正之立

五合菴開基慧海阿闍梨之碑 在蒲原郡久賀躬山

師諱慧海字萬元俗姓廣橋氏和州吉野郡官上部
鄉人也疇昔建武帝南狩於吉野忠臣烈士永欲
照汗青者居多於茲其胤今存師者即其支派也母
佐野氏其為兒時蚤有穎敏氣紀邦官女有以與師
母善矣一日贈之以翫兒愛之而太有喜也時可三
歲長語其事天識之異才若斯矣後作寐寤物語上下
行二卷末手錄此事歲十六登叡嶽投僧正憲海而獲
染得度力習台教性有頭陀風蹈勝地訪名師屢為
雲上客尋締菴於斯山巖採薪汲水三十餘年素居

清貧資月不給。山主某每日贈米五合以充日食。因
自號曰五合。乃就山主良長受密乘。涉内外典。富詩
文才。善倭歌連歌。而為世之宗師也。遠瞻其風。近慕
其德者。繼繼搗戶。殊信州太守滌田。重城雄。寵遇重焉。
且駿州刺史長岡城主。尊師德。枉賀叩草廬。預請城
下。扣神書。詠詩歌。其趣麗且盡也。凡花辰月夕風雲
霜露雷霆雨雪。至世俗所謂可歡可悲可慮可懼可
罵可愕者。與彼脚行。止觀坐臥欠伸一事之微。一仲
之細。咸無不吐之於詞華。生平四來詩歌。滿橋架頭。
初至當山之日。見無量壽閣久湮沒草莽。深懷慨歎。

駕枉

乃與住職者某。共志戮力。委身於構復。自提化疏。普
于四裔。芒鞋蹴雪。北馳竹杖。凌雲西飛。市廊村落。境
之元祿初。跋此願以降衣。不解帶。食不擇味。夙夜無
息。盛寒大暑。儼無倦色也。積累之功。寶閣漸將落。嗚
呼痛哉。惜哉。良材回祿。忽化灰燼矣。師之志益壯。更
揣於再造。未幾廢毀復輪奐。新掛洪鐘。營大悲殿。山
頂建寶篋。即卒兜婆。大凡寶坊所有者。夫成也。師聲
遠于朝野。渴仰之者衆。因茲一須。勸化凡百。僉成也。
昔者泰澄大德。初闢斯山焉。今也師之功不在其下
矣。嗚呼。當山之再興者。實吾師之力也。嗚呼。半經營

毀

有之時。享保顏色憔悴。身不勝衣。人者諫之者。則曰。願若不果死不休矣。其志也。確乎不可拔也。竟養疾於新斥旅館。乃擅信所田氏某之家。雖盡醫術。疾日日病也。時余在談林之所。造議論之場。飛使手令造之。舉體流汗。趨到則氣息奄奄。但一視余也。喜為如眠而寂。實享保三戊戌季春二十有三日也。行年六十。法薦四十五。四境同哀。聞見均悲。惟傷惟悼。靡所冥念。宛似失恃。怙師卧牀之日。躬知不可起。而遺言曰。吾死僊送久。賀躬山。餘無復可言也。僕欽顧命。與二三子相共埋。歛於菴旁松竹之中。而遠近送葬者。殆

榮百有餘人。觀者當之。平生自珍者三。曰竹杖。曰檜笠。師自作辨杓。曾得一箇瓠子。其形絕異矣。其趣不可得而言。有柄而可把。有凹而可挹。不假人工。而類杓。師愛之餘。播以膠漆。飾以銀粉。其嚴麗光潔。堂然足悅目。傳以為奇物也。師曾欲蹈台岳祖圓仁和尚舊跡。緝嘗常行堂之志。不果而終焉矣。於乎憾哉。悲哉。今茲庚子。吾黨小子。崇其德。慕其跡。乃胥議。欲師景行。勒於石。以垂不朽。而屬文於余。余固才拙。文可曷當其仁乎。然師之於余。有不可敢辭者。故漫採筆記之。云爾焉。

享保庚子春正月

寓和州豐山遺弟慧刀攬淚拜撰

後越碑銘集卷二

國宰勝長公之碑在三島郡

公世鎌倉之武藩也。以受封于斯鄉，号柏寄殿。惜哉！
史：國史譜牒闕而不載，故其爵位姓氏等莫嘗所考矣。
本朝中古樂譜僅載之，而以猶畧亦難詳焉。然樂譜
史：中與京極黃門定家鄉薩州刺史忠度等相伯仲之
則其高貴可知矣。柏寄章曰：公由官訢勤，留于相州
起：幕府三歲，適罹風疢不越。以康元元年十二月十三
日終薨。鎌倉之館嗣君花若孝志至純，不堪哀慟。青
草冠章：春幼齡而履脫萬鐘，棄金草解玉綬。直到于信州之
仗罔：善光乃祝，深稟戒以報先考之罔極矣。命婦在國，伏

大節而不移。投玉簪于舊恩。泥粉黛于新愁。自齋七君之衣冠。以泣詣信州。奉善光之靈像。云云。妻子各盡其道。孝志貞操。度白雪以方淡。于青雲直上矣。以此見之。公平居教妻子者。不愧屋漏。所謂齊家治國之機。於是可見矣。嗚呼。時運不齊。榮枯多舛。天哉。焉命哉。名家泯乎一時。後世莫奉其祠堂者。是則每誦此章。所以教於天下之玉候。子載之下。長為憾慨也。今茲癸亥之夏。於公之遺跡。香積禪寺。結制安居。越龍蟠鳳逸之徒。雷走雲聚。大挑法幢。以薦于五百之遠。忌鄉人懷舊君而至。今春々焉。遂乃丕張風雅之

詞筵。且命文墨之騷人。追述其梗槩。刻諸金石。以傳不朽。其辭曰。

真宰陶群品。

維人最為靈。

含齒雜然居。

維聖能踐形。

噫公諱勝長。

世為國藩屏。

仕朝致忠悃。

在家教子妻。

子妻各盡道。

嘉名流千齡。

伏不愧屋漏。

仰料理國經。

良家雖既沒。

遺澤百世馨。

鄉人長眷戀。

為樹碑祇銘。

泉下若有識。

尚福斯街所。

寬保三年癸亥李夏

金峯老杜多謹誌

後越碑銘集卷上 十一

俳諧傳燈塚之碑 在三島郡出雲寄駅

五月五日夕日也見せし出雲崎

東華坊

あゝ海之依波子横きあまの妙

芭蕉翁

雪小波のきやき我ふく出雲崎

廬元坊

翁毎日俳諧無古人。豈無古人耶。有宗鑑有守武貞。德傳貞室。難波宗因。起一風。其謂無古人者。無古人。以為準則也。雖然附襲都運連歌之情。而誹言連語之差別耳。無姿則無其意。之可以學道。俳諧謂無古人也。亦宜于茲天和昔者。芭蕉翁桃青初咏古池蛙飛之句。正風體之眼。而采於史之滑稽傳。誹改俳我。

朝始為俳諧元祖。二世東華坊。才學通博。著述不倦。辯滑稽之奧義。補其法格。而為萬世之龜鑒。三世廬元坊。東徃西游。而教誡蕉門通志之人。二十年于此矣。當是之時。俳諧之道可謂全盛也。今也。幸我鄉以有三師之遺詠。刻于石者。譬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徃而三師之神不在也。故吾輩深信而稱俳諧傳燈塚。于時寶曆五年乙亥三月十二日。

近青菴北溟謹誌

後越碑銘集卷一

十三

藤樹神祠之碑並銘在蒲原郡

召南之詩曰。蔽芾甘棠。無翦無伐。召伯所茇。夫甘棠。凡樹庸品。非有經世之賢。救民之智也。然民猶仰奉親愛之。不敢翦伐者。非以召公之析獄均平。公直民無冤禍。詭福國無妖孽。變災不能遺忘。其深德高誼故乎。民因甘棠。追慕邵公。則其流風遺俗。亦宜有惇焉。清廉昇平。康泰之烈。永不銷滅於後世者。烏甘棠既傳。詔邵公之美政。善令而有裨。補於千歲之下。萬里之外。則謂之有經世救民之智賢。亦宜無甚僭忒。烏是可使與液。橫擁腫臭。腥腐穢之散水。同湮沒乎。

哉。越後州蒲原郡井栗村東端為藤樹丘。有藤笠神祠。而與井栗神祠鄰焉。其藤最古。根或涸或活。或如絢索。或如委帶。揚似飄布。結而似蟠蛇。一根百榦。一榦百條。斜直紆曲。橫曳縱伸。千竒萬怪。無極其狀矣。土人乃壤土高封。疊石固積。年年添架。月月補籬。每歲六月十五日。有事於其祠焉。耆老黃耄。不知其始。蠹籍朽簿。無載其事。寬政十一年己未之春。本村里正松川重基。與一木戶里正小林永遠來京師。因青陵海保皋鶴委贄於余。且請書古藤之事於碑。乃具言其樹所老。與其民所敬。萬葉集諸書所載。井栗藤

或以為在大和州。然考之神祇式。與彌彥之祠連書。則在越後者昭然較著矣。其民之號以神。且敬之甚。似甘棠何也。蓋古昔有功德於民者之所手培植。而民愛慕之久。以無翦伐。詔子孫者而已。不則焉。能經歷數十年之治亂隆污。無所怠忽。簡慢乎哉。而彼姓與名。不垂於今。而其樹獨存焉。是宜鑄石以示朝廷。不之邵公之臣於前。且告有敬賢智不怠之民於後。余乃為記其概。且作之銘。其辭曰。

維此古藤。孰記栽時。千餘年上。朝士詠之。
國風所叙。永世以垂。村曰井栗。嵐水之湄。

郡曰蒲原。奧羽鄰比。惟屬越後。去京千里。
北海在前。巨山後峙。乃瞻鱗穀。民皆富利。
其壤甚肥。故永不萎。其俗甚慈。故永不死。
藤神所寄。選擇最至。又靜村度。豈帝肥慈。
安宅以久。我請試議。里正松川。世世文思。
藤之所由。盡搜於記。既得一二。未為無疑。
其先重元。曾號渭水。願有所證。載事於碑。
重行牧牛。重元之子。欲求始末。以繼父志。
其子安重。牧童為字。使嗣重基。遠來京師。
歸將建石。以鐫余辭。乃案舊書。符重基詞。

在越井粟。繫古藤事。國風所詠。此樹即是。
重基聞之。欣然大喜。是越之榮。井粟之輝。
昭昭爛爛。永為勝地。子子孫孫。以大神祠。
會父祖會祖。以至重基。思念所仗。一旦發揮。
乃神所倚。於是而知。我又靜思。民之敬貴。
亦宜有故。甘棠甚似。豈帝越榮。朝廷有美。
豈帝朝美。他州之刺。觀于此舉。必有所規。
耀耀神德。何所不施。乃蒙永久。與碑無涯。
寬政十一年己未春三月。菅原尚長撰。
全碑萬葉集所載大原高安真人之先已
勒石今與尚長公所撰碑併建故錄于此

妹我家尔伊久里能森乃藤花
今來辛春毛常加久之見辛

明和元甲申

松牧牛建之

後越碑銘集卷一 工少

加茂大明神之碑並銘在蒲原郡加茂

北越加茂有神祠號曰加茂大明神又傍齋糺青海
兩神惟昔神武天皇啓草昧恢弘天業齋神祠山
城賀茂征罰長髓彥不順皇天降威凶徒就戮卜都
大和糧原耀德豐秋津洲王化洽八方神靈光四表
嗚呼盛哉嗚呼大哉於是海內仰其靈德至桓武
天皇營都平安城建萬代不遷之制蓋賴神祠所護
者乎叡旨所慮良有以也茲尋覓諸國稱加茂地
興建神祠定神地神戶所以充永祀之費也即當鄉
賀茂大明神是其所最崇尊而糺青海兩神亦皆有

神驗。祈得軍利。人人傳知。自古而尚矣。保元平治年間。遭天下亂。兵革並起。凌躒神塚。煨燼人家。雖院宣以加禁甲冑。士不肯伏。於是勅源賴朝。令戒之。殘惡其壽。永年所制文。今猶藏山城。加茂祝家。又應永五年。源義滿壘制。總曰舊貫。不可違云。夫我開國以來。崇神明祐護。公卿至士庶。皆敬禱寶祿。懇祝無窮。神祝祝之。無幽不通。有感必應。今刊隆碣。傳示不朽。遂為之記。乃作銘曰。

皇天降福。靈德依然。於穆神宅。祀齋萬年。天明七年三月吉且。正三位藤原朝臣量原識。

後越碑銘集卷三

悠久山神祠之碑 在古志郡長岡城東

詳

蒼榮神公。今君公六世之祖也。其世世次叙。祥於史局之記載。今不復論著矣。寬文十年庚戌。公始朝見。嚴廟。延寶二年甲寅。公居。考公之喪。哭泣盡禮。既而襲封列侯。朝見。有綿黃金之獻。世臣稻垣某山本某從。公之後。奉謁。獻白銀。天和元年辛酉。高田侯某有罪。遷豫州。憲令。公及榊原政倫。松平正甫。二侯收其城。若城士背。朝命。合謀固守。則不可不力攻而取之。故。公及二侯率數千言。備攻城。具向其城。至則城士奉。朝命。以城附。公。

及二侯各自離散四方。無攻擊之勞。農商安堵如故。此役也。公雖未弱冠。其進止應對。咸合其宜。諸人賞歎。貞享元年甲子。朝命令上日光山拜。大廟。元祿三年庚午。上以松鶴之畫賜公。蓋此畫灑宸翰所寫也。時公侍中所以寵公。五年壬申。公受命進講論語。講畢。賜時服三寶。永七年庚寅。公養木多侯。其第三公子為嗣君。公世子早夭。故也。享保六年辛丑。公告老。嗣君襲封列侯。明年壬寅。公薨。士民悲哀。莫不流涕矣。公夙好學。數聽講經。既而聘召學士。小出某等。署儒職。賜祿。頻聽。

其講論親侍日厚。詔佐某通言法。公研精學之。悉受其家傳之秘。公又傳達武技。招致神先及武衛某。賜祿為臣。皆善武術之士也。古昔先皇之世。以神道設教。以治天下。後世有傳其教而授人者。公從而學之。有年矣。嗣君葬公之後。祭公之宿志。欲祀公神之。使人以其事請神祇官。神祇官許諾。號曰蒼柴靈神。乃於治城內遺祠堂而神祀焉。後神祇官改靈神曰明神。久之。贈以大字曰蒼柴大明神。方是時。於城東之山中經營神祠而祀之。名山曰悠久。今君公重公之德行。思之不置。欲

樹石而書其中天。小臣融撰其辭。融菴愚寡聞。固非其人。然賜教諄々。不獲辭。乃述其事之大畧。因作銘。

銘曰

講學致遠。好兵釣深。設教雖古。仰止存今。
神祠新構。百工修飾。維祭如在。錫福何極。
寬政五年癸巳春三月。稻垣融頓首再拜謹撰。

後越碑銘集卷二

祈祥碑

秋在蒲原郡新津大悲閣側

六爺桂翁北越新津人也。其鄉秋葉為山。環以松栝。鬱幽逕鬱然。四時為綠。空翠沾裳。是往歲君侯之所賜也。中築秋葉神祠。因以名焉。云山甚不高。磴道百窮。既為絕頂。山無雜木。地若筵掃。蓋遷迤神祠之東。有一丘。築圓通閣。巍巍乎麗哉。翁晚信佛。讀誦普門品十萬。其意適化所及。貽諸子孫祈祥也。既而未果。一朝嬰病。終不起。豈不遺憾乎。孫成章繼翁志。補遺緒。而滿十萬矣。嗚呼。翁之始志。孫之終功。自非孝信者。何以至于此乎哉。愚禪今茲冬安居。明山成章使。

禪叙其畧勒石建諸圓通閣之側

銘云

普門開也	念念不疑	纖月媚柳	大悲容儀
溪聲松韻	圓通妙詞	無適無莫	魔碍巨窺
母偏母黨	賢聖焉知	國家豐饒	風雨順時
堅固平等	于尊于卑	回此功德	子孫夙慕

寬政十一年己未冬十一月

前大乘護國禪寺

愚禪誌

芝藩

大江元遜書

孫成章謹建

後越碑銘集卷一十六

五十嵐翁穆翁之碑並銘在蒲原郡新潟

畫

五十嵐翁穆翁純德好義一高士也而性善畫名蔽一時遂并敵其身唯伎名孤傳夫惡乎可其果翁之志乎翁越後州新斥人也諱俊明字方德本姓佐野氏其祖時嘗以幼孤家殆絕有五十嵐某者棄已家就而鞠之以成佐野氏翁義之身冒五十嵐以報之及其六十歲以不得已於芝山藤大納言言稱吳氏十許年七十後乃復五十嵐也嘗連三夕夢富士山因號孤峯又號穆翁敏達好學其壯入京問道山崎氏徒又與聞人宇士新等遊以善詩稱初甫四歲嬉

歲

畫 戲作畫既粗成趣。及長遂嗜之。來江戶學狩野氏亦不甚當意。因出入諸家。平日崇奉菅公神。嘗祭後夢一衣冠人賜金泥書十字。覺自占曰。天生地成。十地成數也。吾業其成矣。終非狩野非土佐。南北二宗外別成門戶。名聲大振。安永六年。勅取入畫數幅。賜五色和歌以賞之。其三子皆學畫。嘗戒曰。畫雖小道。可因以輔世教也。爾輩執筆必於賢哲偉跡。離勿作誕漫嬉褻事。以敗人也。性至孝。未弱冠既能幹家事。使其親優樂自養。父母既沒日必拜。其在日坐處未嘗惰容其傍。雖極忙迫未嘗誤履其與人言適及所。謹

父母輒潛焉感泣。有時獨坐垂涕問之。乃云。以有念二人已其歸自江戶。會母氏疾極危。夜潛取丸指五寫普門品。七夜成。七通。以禱母氏。所奉大士像。後又奉父遺命。請僧位。除法眼。佛本其所不喜。而曲已順親。率此類。竟獲其歡心。於存沒事。有似神恠者。每家將有吉凶。親必夢告事。皆前知云。聞有孝子。必迎致饋而敬愛之。詳問其親所嗜物而饋之。輕財重義。輟已周人急。寶曆中州大饑。傾家貲以賑濟。囊篋既竭。鬻遣傳寶書畫古器以繼之。其病不能興者。遺內人夜令餅荷餅粥。家至而食。脫衣衣之。以存活者。至今猶道之。

初遊學歸。即禁足極嚴。家嘗遭災。亦不出街而避。寢食庫內。以待營築畢。獨此時聞鄉有司無意於荒政。始一出門抵之。為百姓請。有司愧謝。大發廩。平生不喜飲。人或勸之。謂酒掃愁筵也。翁曰。幸生大平。薰沐六經之訓。而優遊於詩書畫。其樂有餘。未嘗知愁。無所用筵。天明辛丑季春。忽出謁里社。遂上先隴。告以命期。旋訪親舊。永訣而歸。至初秋。飲饌頗減。家人請藥不可。月餘。里醫人三浦東里者來候曰。先生名播四方。壽超八旬。有子有孫。墳墓有託。人生如此。可以無恨也。翁曰。然。予未嘗觸邦憲。以全事親樂可樂而。

忘其貧。皆親之賜也。言終而不復開口。間一日而終。實為元年八月十日。壽八十二矣。娶伊藤氏。生三男。曰碩行。日元誠。日元敬。孫曰主善。曰其正。曰其遠。曰主燮。仲男元誠。襲稱五十嵐。餘復佐野氏。皆成畫家。三十年前元誠兄弟謂翁喜予文。相繼持翁及已所作。追予於兩都間。以索題字。既翁與兄弟相尋而沒。絕無聞問。今茲秋其正。贅其所業。來見出狀與誌。以謀翁不朽。予與翁家相知三世。喜其正能克家。獨傷伎名沒翁。作銘與之。使刻石。銘曰。

灼灼之華。有實其旨。彬彬之翁。紛有內美。

其美維何。	維孝維義。	舍已順親。	事七如在。
視財如土。	視義如岱。	其德豈細。	志陵高雲。
何以蔽之。	使人目眩。	數寸之管。	移石激泉。
風花烟月。	飛上于天。	天子勸賞。	酬五色文。
天子乃爾。	蠢氓何知。	影吠聲傳。	呼之畫師。
翁笑不拒。	績事是逃。	貧富犬壽。	履命不疑。
仙乎釋乎。	隱乎顯乎。	日皆非也。	其志在儒。

寬政十二年歲次庚申秋九月

征夷府待問儒真柴邦彦撰

畫象要略卷二

吳俊明 子謹元誠元
教主善附元

五十嵐俊明脩以為吳氏字方萬號孤峰越後新潟人初學狩野良信後學梁楷及張平山而變其格家貯梁楷八仙人圖及李公麟臥軸張平山人物狩野雅樂亮朱梅及古蹟數十幅俊明築一樓為李畫之處不下樓凡四十年長人物工設色又善昏著名於一敗天明中卒歲八十二有三子長日子謹其画似乃翁又善昏仲曰元誠長人物弟曰元敬詩昏画兼美元誠子主膳號靜庵後居江戸善人物山水嘗臨

明王元章墨梅有風致

梅泉曰余聞之北汀先生元誠常以為吾技勝父
俊明嘗製野馬粉本元誠竊以朱改其粉本數月
後俊明偶見之驚曰何為如此悉去其朱元誠大
慙

明倫九年六月廿早前寫

後越碑銘集卷一

初君遺跡之碑在三島郡寺泊驛

形也百年之寶其所遺名與蹤而已昔者亞相藤原
為兼鄉有故遷仇渡掛纜于北浦妓女初君詠和歌
寄之其情遊祝歸期可謂哀而不傷者也亞相遇赦
而後奉勅撰玉葉集採其詠而入集可謂樂而不
淫者也想夫越州者自古不為無人然未聞入撰集
者况於妓女乎亞相者華洛之歌仙也初君者邊鄙
之遊女也初君如不寄遇亞相爭遺芳聲於今日哉
其名不喪其蹤茲存里人胥議建碑石畢使予記其
事垂不朽云爾

貞享元甲子曆三月十八日

久賀躬山桑門萬元記

有登 此所ありし一語

巨曾 乃浦の志屋浪も

喜計 立り屋留ありし 初君之詠

そやくありはる石志一うらへこ所をれたれはい

中院通知のきみのあのかうたふし一老

ししとゑわて建つは享和みつの久いぬ乃

新あり。 五十嵐貞茂の志屋浪

北越雪譜二篇卷上ニ

さく今とをよみ 天保工 子まう 万西子一年お水仁志事成のし一為原

為兼心法後、右邊のし記三條那寺池井澤井竹風を待て此

し万初君よいあ遊女を焚し給ひし初君の詠一

物初いし一語の油紙 一も又志立海の好も有りしとまれたる

此初君瑞の好もくや万年一たうと後志元元年為兼心法後有

て万年以後西和元年玉和集と撰の時初君の詠の歌をいし

とありしを後志元一の遊兼とて初君の古海今寺池の好も

里修初君居鋪といふ貞享元年新つた元化といふ初君の詠の碑

ありし一語破れし一を享和兼間里人重修しし今もあり

後越碑銘集卷一 十九

幸清水之碑 在蒲原郡新津

北越蒲原郡新津其土地污薄故無清泉今茲文化
四年六月從其田畝中清滌涌出邑民感喜因名幸
清水贊曰

薄

無厭地薄

唯貴俗淳

茲挺清泉

以幸爾民

右大將愛德撰

幸志々川皇玉人崇德之於也歸

之亦乃安之流布之紀事之什代

前權中納言持豐詠

明治六年四月廿八日寫

後越碑銘集卷二十九

澱江月舟道人墓碣銘 在蒲原郡橫河濱村

釋月舟諱法雨。越後橫河人。為人於泊。好持隱逸之操。不欲主於一寺。以故食肉娶妻。雖宗義所許。而不潔。為之好詩善書。雖人或需之。而不肯應之。一衲一鉢。日以為足矣。後遊京師。入本院學。究其法義。歸來。跼伏明願寺廡下。蓋依其兄。以衣食為避。人絕交。超然自適。凡二十有餘年。若一日。云。文化五年戊辰正月七日寂。享年四十有八。銘云。

知足之足。莫物可牽。西方之樂。道屬金僊。
不知何意。服膺拳拳。羽州。釋公巖撰。

後越碑銘集卷二

北山淨光寺碑 在蒲原郡新浮

故人惟教為淨光寺主顯十致其語曰我寺在北越素稱名利然世俗多姦騙欺誣競為古跡真假相淆獨我左證嚴存百世無容疑求之物則倒枝竹存焉考之人則

宸翰燁然而其所以得二物者昭晰可說也初我宗祖之遇竄逐而寓國府巡遊七郡緇素信順風靡吾教宗祖謂衆曰今我所說法門機教相應當逐世盛昌若為不信則請視諸斯即以所撐之節挿之地枝葉自生綠篠歲蕤枝悉倒衆人嗅其篁曰倒枝

竹。所謂七竒之一也。宗祖去使弟子善覺留以化
導。創造淨光寺。而其靈異。州郡怪傳。口口唱和。
順德帝之北巡也。駐驛我寺。偉宗祖遺跡。以
賜宸翰。曰鳥屋野院。於今親迹十襲見存。後
蓮如上人北遊。亦留錫教誘。其時寺猶在鳥屋野。及
明曆中。始移今新潟。鳥屋野相距一里。所凡一宗之
人。雖知我不為凡利。然其地遷徙。不可不為後世慮
也。乃欲立碑于門側。表而出之。請子屬筆。余儒者也。
常講仁義道德為業。於浮屠之說。則未有所聞。烏有
所能是非而取捨之哉。恃為惟教之為。分序其所言。

云爾。

文化六年季秋十有六日

白河廣瀨典識并書

後越碑銘集卷一 十九

彌彥神祠之碑

並銘

在蒲原郡伊夜日子

彌彥山越後州之鎮也。其神曰天香語山尊。乃天
 照大神之玄孫也。粵若誓古天香語山尊。初居于南
 紀。稱熊野高倉下尊。神武帝東征長髓彥之時。師
 兵從之。常在左右。親運籌策。帝平中國後。以其功
 高。賜越州而酬其勲。為尊來于此。視彌彥之下米水
 之浦。乃據其險。鑿洞而居焉。其洞今尚存矣。上古國
 民。朴實淳素。未知魚鹽之制。尊教之。結罾罟以捕魚。
 設竈泡以燒鹽。俾其人民就厚生之養。初帝帥舟
 師而伐南紀。梟賊丹敷戶畔。賊軍設妖術而距之。戕

制疑利

風飛毒。怪氣起。惡官軍中毒。兵士皆病。帝患之。尊
獻夢中所獲武甕槌之神劍一口。帝大喜。自揮其
劍。鳴鼓而進。妖術頓破。賊兵殲矣。彌彥山一名神劍
峯者。蓋尊自表靈夢之端。云。後為宮於櫻井鄉。而移
之。今之神祠乃其趾也。孝安帝元年二月。登天而
去。遺陵在于神劍峯之南。其子孫皆仕於朝。為大臣
者。凡十八世。功烈之美譽。後先相望。因賜尾治連姓。
事詳於舊事紀。元明帝懿前烈之純淑。勅給祭
田數千畝。四時奉祀焉。封其山以為越後州之鎮。和
銅四年。又勅改造寢廟祠宇。盡鼎新之。村上帝

端疑瑞

緣
天曆二年。追贈正一位。爵及崇謚。祭奠有例。世世不
衰。水旱之災。飢饉之荒。厲疫疾疹之變。皆禱禳焉。且
以其為越國之鎮。闔國人民。莫不皆詣廟奉幣而求
請者。而神之於國人。亦靡不盡鑒臨而保護之矣。夫
神者。體物由人。而為禍福者也。來格之蹤。雖莫之能
覩。其應驗之著。則昭昭乎可見。而譬猶篋籥之空洞。
綠。人氣息而宮商異音也。又猶虛谷之唵。岍隨聲之
大小而發響也。又猶幽蘭之臭。香無形。熏迫接人也。
越人之謂於祭禱也。焘鄉悽愴如必有者。弗誣也。蓋
文化七年庚午春。余北游于越。廟祝某等。欲樹碑以

鑄神代以來令典所載事。遂屬之余。因為之辭。其辭曰。

神劍之峯。立北海瀕。巍巍崑崙。高插天間。
嶺岬石洞。雲蒸霧昏。神降于此。大啓越瀆。
夔矣玄古。邈矣北邊。鎔造肇化。教育轉鈞。
朔風變律。蠢民革顏。遂表北海。光崇厥身。
其子其孫。嘉祚永傳。爵極階梯。名著祀典。
豐報顯賞。萬古弗殄。神鑒燁而煌煌兮。靈
威赫而煊煊。陟在帝之左右兮。降居茲山之
巔。永護王國之祚兮。常濟越民之艱。乃羞

瓊者與蘭漿兮。葵九韶而迎天津。倏飄五彩
之雲旗兮。擾駕八龍之婉婉。來享厥祀兮。
降福均均。其福維何兮。年豐民安。

文化七年庚午春三月

武藏龜田興撰

後越碑銘集卷二

片原先生墓表銘

在蒲原郡新淳

先生諱元誠字仲勉。片原其號也。姓吳氏。後越新斥人。父諱浚明字方德。以善畫名于海內。先生乃其弟二子也。兄某年僅二十八而沒。以其無嗣子。先生續幹家事。未幾厭塵務之繁冗。讓於弟某而遜之。兄弟三人皆工績事。而友于之情甚厚。先生之畫。雖追先人之蹤。別出機杼。而氣格頗高。其為人。也。瀟灑脫落。不拘世事。詭偉卓犖。不顧毀譽。是以一鄉稱為畸人矣。又恒以詩為樂。其所賦出於人意之表者。往往有焉。後適京師。以丹青稱于輦轂下。復歸新斥。以病而

恒

沒時天明四年甲辰十一月六日也。享年三十九。廼
英新斥善導寺後。先生娶谷氏之女。生男三人。曰主
善。曰主燮。一人蚤死。主善倚居東都。繼父祖之道。以
繪畫為業。主燮以鑿術。誦口於其鄉。二人嘗屬余其
銘。余北游之次。自為其銘。

銘曰

不羈富貴。 欲志乃高。 不知利害。 其術乃超。
脫然瀟灑。 飄然逍遙。 現之其畫。 露之其詩。
吁戲乎噫。 可謂畸矣。

文化七年庚午冬十一月

關東龜田興撰并書

後越碑

銘集卷一

三十一

天滿天神之碑 在蒲原郡大原邨

德為帝王之師。位極丞相之尊。本邦之詩賦之宗。
百代文學之元。寬平昌泰之間。文人君子。不乏其人。
而後世獨崇菅公者。有所由然矣。蓋天之生神聖也。
非特闡文風名一世而已。亦將為萬代之木鐸。使斯
文永弗泯也。是以生前之功。雖因譏詛而滅乎身後
之名。與日月俱存焉。

皇和文文化十年癸酉夏六月

龜田興謹讚

家兄文碩君諱一原。字博卿。文碩其號也。君幼而
篤于書畫。心期必成焉。意菅公百代之宗師。祈之

應得之。乃誓為曰。若業成。必立祠以奉矣。後幸得
漸曉其道。而不幸文化戊辰三月二日罹疾而逝
矣。臨終召予囑其事。予謹諾之。於今既六年矣。心
家不忘之。因謀乎家大人。大人曰。於乎是也。然土木
之工。有時乎朽腐。豈如立石之能久矣乎。爾其圖
之。於是請鵬齋先生作贊語以刻之。即此贊是也。
嗚乎家兄已矣。庶幾其斯石之永不朽焉矣也。

不肖弟山田元吉謹記

後越碑銘集卷一

上宮太子堂之碑 並銘在蒲原郡

越后小戸村高隆寺釋來雲創興其基。乘雲曩住越
中新川郡正源寺。偶遊越后。四方施化。以至蒲原郡
卜地結菴。後踰高隆寺。乃安。聖德皇子像。像即
宗祖所刻。來雲自擔負來也。於是法燈益熾。奕世無
滅。其後百有餘年。與祝融氏堂宇悉作焦土。時釋歡
南深憂之。未幾堂宇巍然。粗復舊觀。然莊飾未就。而
化矣。補處釋憲歡純繼師父之志。遂成其功。百爾皆
具。時聖德皇像有故。在於外五十餘年。憲歡痛嘆
百計。像遂歸于寺。今茲將營立其廟堂。官許之。於

是法身歡應歡順間今住善持歡勵及其母嫂。與檀越
輩同心戮力者凡三十人。謂諸太子講衆相共募緣
于四方。延使工匠充衛門造之。不年而落成焉。嗚呼
其功之速也。豈唯人力而已哉。法嗣敬雲欲建碑錄
其事蹟。請之於余。聊操觚應其需爾。其所脫遺者。別
錄讓之。

文化十一年甲戌秋八月銘曰

大哉偉矣。	日域聖人。	幼悟禮佛。	長殪孽臣。
豈啻釋教。	興儒崇神。	爰營廟堂。	越微之濱。
公伯風靡。	黎民子臻。	經始不久。	結構嶙峋。

桓桓功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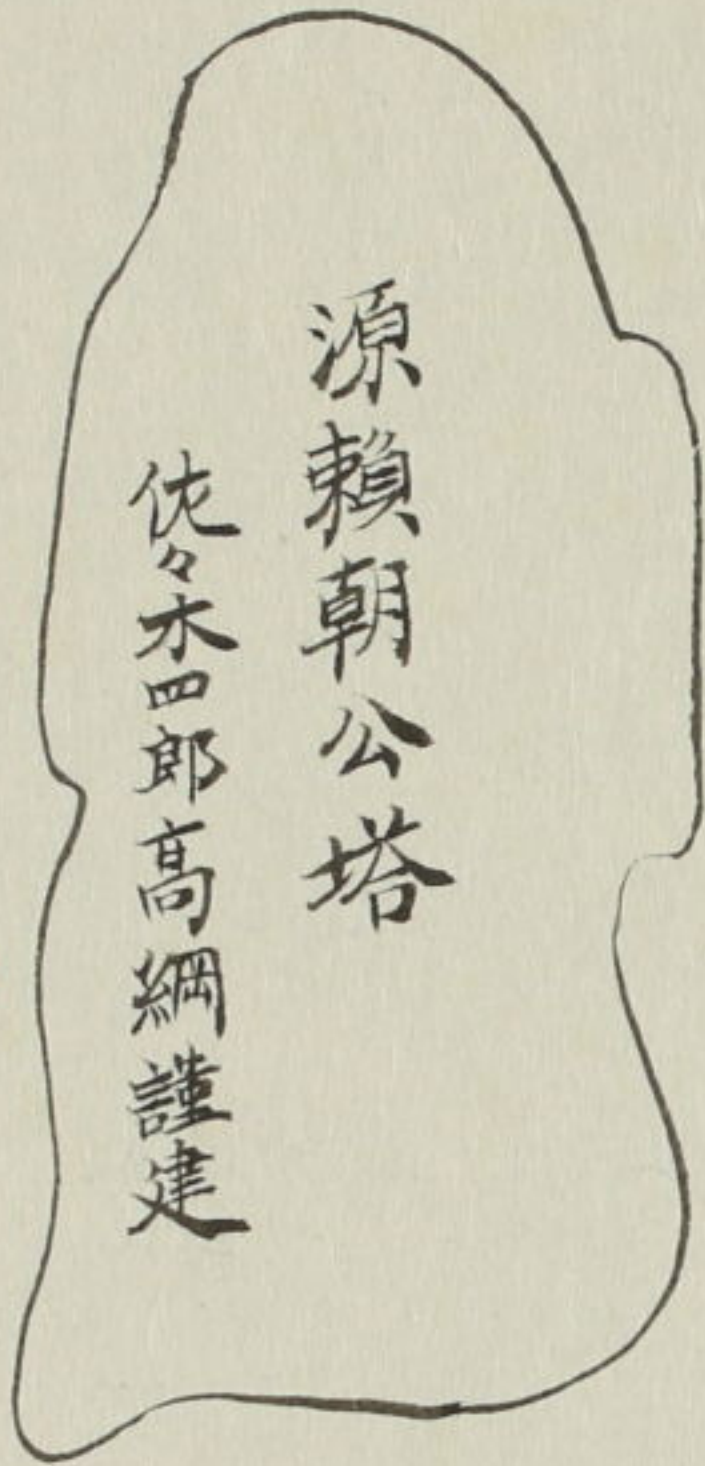
磅礴宇寰。

息深於海。

德峻於山。

羽州釋公巖撰

源賴朝公之碑在蒲原郡加治庄岡田村



豎三尺二寸許
橫一尺三寸許

傳聞依々木四郎高綱有故居于此村數月淹留之
間聞主君源賴朝公之薨逝為報君恩立碑以予之
靈云

文化丁丑春正月

鷲峯 釈歡勵誌

後越碑銘集卷二

槻田神社碑在蒲原郡
三条駅

延喜神名帳載槻田神社在越後蒲原郡蓋奉祀調
倉神稻倉魂命也中世國司併祀譽田別尊以為鎮
城之祠由是號槻田八幡宮迨後徙城于中島祠獨
仍舊故又号古城八幡宮祠在古城西故至今祠尚
東鄉歷世守此土為置田戶修祠宇者池野大納言
為稱首繼之三條左衛門山吉孫次郎三池景盛金
盛法印甘糟近江稻垣平右衛等皆與有焉祝官門
源正乘恐經年之久遺其沿革失其顛末走東都請
文於予勒石建祠傍頌曰

禹平九有。棄樹五穀。報德禱福。社稷尸祝。
 越後之州。蒲原之郡。豐年穰穰。倉滿舟運。
 弓矢守土。農夫專力。稻倉之神。可以比稷。
 譽田之神。與社同功。以享以祀。降福無窮。
 文化十四年歲在丁丑冬十月

曾
 鐵洲隱人雪齋會撰

後越碑銘集卷二

釋歡南之墓誌 在蒲原郡戸村

高陰寺第九世釋歡南諱慶誓其性淳樸弗與世競
 榮辱弗與人爭是非唯學是勤日夜坐卧乎几案之
 間時應請講宗義循環研覈以便初心勸學育才以
 為樂焉寺偶罹災擅施忽聚不年而復舊觀為人所
 信可知寬政九年孟陬初三夜夢感和歌一首歌曰
 法古多從之目一加らたしやや々々

五十七才下たかほくまらり
 因自謂往生之期將至而或託人以身後之事人以
 為異後果仲夏初三俄然病中風而寂享年五十有

七〇
文政六年癸未五月建之

羽州

海徳院

釋公巖撰

後越碑銘集卷二十三

佐藤次信忠信之碑

在三島郡寺泊
圓福精舎側

此碑者佐藤次信忠信之母之所建也。經年之久，銘文已滅，不可復讀矣。蓋二子從源義經于行間也。母氏不勝倚閭戀戀之情，欲趣平安以見二子。行至寺泊驛，親聞二子就義，不堪哀慟，無意至京。於此祝染采_{号曰}自詠和歌一首。歌云

まゝから乃申く清はるうゝ存子あり

わいと清の泡ときき存子あり

乃納念珠明鏡寶劔於圓福寺。以資二子之冥禍。三品現存云。今也悼其事之與其碑共泯滅。探其寺舊

籍以上之梓使後人識之云
文政六年癸未冬十二月

鷲峯

釋歡勵識

孝婦碑

在越後國三角郡
尼瀨町善勝寺

素名廣瀨

典撰

石井貞幹書

越人建碑于尼瀨追旌孝婦也。寬保中邑有孝婦事
姑至孝竭力盡誠觀者嗟嘆官異之賞賜銀兩。吹大
學頭林君信言著傳述行夏以勉衆。蓋曰命以作之
也。孝婦生海陬純孝升聞傳延四方而今鄉人且罕
知者也。里長野口猛近得其傳誦之驚曰吾邑有此
美而官嘗旌之如使其夏亡不唯沒婦之美朝廷孝
治之政莫得而傳而下民勸之途將塞前之所處

無有遺謀則後之所承當欲無墜失是我吏人之責也。謀以鏤碑再表之。我老公聞而嘉之。手書旌孝二字賜之。使刻其碑額。嗟呼崇哉。人之秉彝。不聞則已。聞即毋德之心。惻然發露。不忍使其就埋沒。里長已操斯心以率之。邑人隨而應之。則朝廷所以敦教化之原。明綱常之道。一行旌表百年。總統炳焉。揭而不昏矣。而邑之群子弟欲為善者有所法。則豈得無興於善乎。況孝者人心所同欲。觀感之誠。有不能已者。今此建碑者。與見之者。若求之於已。則此心也。孝婦名由利。匠人作大夫者之妻也。

文政十一年戊子歲

野口猛建之

孤峯五十嵐先生墓誌銘

先生才學敦行。隱于畫者也。按狀。先生諱浚。明字方德。本姓佐野氏。越後州新潟人。先考諱義直。生孩而孤。五十嵐五郎兵衛者憫之。養育如真子。先生感其義。後冒其姓為五十嵐氏。嘗夢富士山。三夜如一。因自號孤峯。幼而岐嶷。四歲戲為西。頗肖。家世以耕稼為生。先生暇學繪。三十而始專修之。乃遊江戶。

以學事先生者有年

狩野氏門。業成而歸。會母疾病。先生夜竊刺
左指。血書普門品。每夜一部。禱之。至七部。母
病頓已。人以為孝感所致焉。其事父母。無論
孝順。雖父母沒。每朝拜其居處。與人語及父
母。莫輒潛然淚下。後遊京師。請拜法眼位。非
其母也。奉父母遺命。爾寶曆丁丑歲。北地大
饑。道殣相望。煮粥搏飯。給病不能食者。囊橐
既罄。則鬻家藏書。函什器以繼之。免死者甚

衆矣。先生自少崇奉管神。至老不衰。一夜夢
見儼然衣冠人。手携紺紙上金書一十字。賜
之。覺後自占曰。十者地數之極。天生地成。而
至其極。予之於西。不專華不專倭。乃欲立成
矣。於是愈益研一家。吾志庶乎其精覃思而
聲名藉甚。都鄙安永。丁酉歲。恭奉教旨。奉獻
函數幅。即救歌。屢某公。恩賜五色之歌。且芝
山納言某公。賜姓吳氏。不知何故。先生自六

十至六十九用之。自知其非。改復五十嵐。要
伊藤氏生三子。伯顧行。仲元誠。季元敬。皆善
繪。夏顧行早逝。元誠為嗣。生二子。兄主善。弟
主變。元敬更復本姓。生二子。兄其正。弟其遠。
先生嘗誡顧行等曰。凡造西以輔世教。爾輩
慎勿造淫靡。媒慢故夏。則雖小道也。有可觀
者。是吾所願也。先生不唯善西精學。其於行
誼。雖居儒業者。多所不及也。嚮者歸自京師。

閉戶自守。一日近隣失火。延及先生宅。先生
出避于街上。至燼息。乃入庫內寢食。以待葺
築落成。天明卒。先生年八十二。春三月始
出謁里社白山祠。遂掃先塋。拜告曰。無似侍
養期在今年。歸路過親戚家。各暢永訣之情。
至初秋。食飲減少。家人請招醫進藥。不可。八
月八日。醫人三浦東里來診。且曰。先生易筮
期逼矣。雖然。人從其所。而壽若先生。可謂

足已先生曰然。予幸不罹咎。饘粥自給。守墓
 有人。吾復奚言。自是鉗口。經一日。至十日而
 卒。十字之讖。或亦在於斯乎。同月十五日。葬
 之善導寺先塋域中。銘曰。何陋之有。名達天
 聽。五色之章。教表丹青。純乎尔孝。其德維馨。
 宰如邱壘。深鎖靈扃。名聲不朽。貞砥勒名。
 天明二年三月 里人片猷 撰文
 文政十三年十月 永鉉追書并題額

珉

孫

主善

主燮

等

外孫

巖田志遠

專輔

謹立石

江戸

窪世祥刻

山陽遺稿卷四

九才

大倉翁墓銘

賴山陽

余嘗謂古豪傑皆善治產。如馬文淵。雖不遇光武。亦能自樹殖。士之口經濟而不能自活者。非實才也。今聞大倉翁事。益自信云。翁越後芝田人。諱道貞。稱卯一郎。後襲父稱定。其先京畿人。來寓蓮瀉。祖父時。分田產於少子。居本邑。即翁父也。後視兄家落。返其田。曰。吾可賈以計活也。性喜施。而貧無以逞。有二子。長即翁。次喜。八位。江戶。翁於是慨然誓必成富。以逞父志。日夜勤厲。而父逝矣。負券萬金。乃益感奮。邑為北地。一都會。多大賈。每物價高下。人人聚議。翁笑曰。我寧以身不以口。輒親赴其所。驗虛實。可取取。

可與與未嘗遲疑。而要彼我兩利。曰知己而不知人者愚也。遂至累鉅萬。藩侯賜許謁。然自奉儉素。雖多僮指。猶躬薪水。至沒不改。無他嗜好。野史使子弟讀而聽之。辨與好。止之由。曰古英雄皆敦信義。信義始於骨肉。其弟窮且無子。遣少子嗣。助殖其產。文化中越大饑。饑死者多。翁陰賑救之。私語其子曰。今而得成父志。爾恨不使目之。因泣。天保庚寅臘月十九日病沒。年六十九。聚本間氏生十二子。長男利安。稱儀兵衛。次育。次養於弟。曰喜七。五女。其三嫁米氏。乙川氏。加茂氏。其二贅壻分產。一男二女。矢鄉人安田幹伯識。余佐藤德裕學於余。竝請余銘其墓。德裕父嘗

要

謂翁商賈中之良將也。惜不使據大都通衢。則所成當不止此。德裕亦記翁言曰。人老當益厲精。不當以貧富易節。易節是率子孫汰也。信乎。其言之彷彿文淵也。余則惜其才之用之商賈而已。銘曰。尚空談而不實試。學所以棄也。多議論而少成事。政所以墜也。吾安得起翁。與語古今之異耶。

新潟富史附錄才四

侃齋先生墓誌銘

寺門靜軒

古未以書画名世者其人必高雅寡欲否則筆雖巧
 韻自卑名躁於生敗不能芳諸死後也先生姓石川
 氏諱元輅字公乘倍稱菴助越之新戶人侃齋其号
 又号二橋外史既老稱信天翁顏其堂曰老香家世
 街吏先生自幼好文墨稍長仰唐宋古画玩元明筆
 跡專心攻焉其厭吏務夙有四方之志既弱冠游京
 師探古迹訪文人寓大坂典木村氏遜齋交母遂西
 窮長崎東出江戸而飯會鵬齋雲泉二翁遊新戶乃

玩

景
問文於鵬翁。質画於雲翁。於是文益進。画益巧。善善
山水人物。名震四方。乞画者履日盈門。性資高尚。清
雅寡欲。不問酬謝。何如。渲洙鄭重。以應。與在之。售技
者。照金帛。輕重其華。異焉。以故。墨韻蕭灑。使觀者想
像其人。不已。天保十一年。庚子冬十一月廿六日。卒。
得壽七十有七。葬新斤光林寺先兆。配某氏。先卒。一
男三女。長女。遼士人。飯田氏。二女。皆大。男。通稱佐太
郎。号樵堂。别号拙庵。天賦能肖。亦善画。殊巧。花鳥。字
書於菱湖老人。書名亦躁。所恨。天假才不假。年纔壯
先沒。無子。衆惋惜焉。孫飯田三助。母武住江戶外族。

重助奉石川氏祭。今者磨貞石。固不朽。令予銘且華。
予江戶靜軒居士也。銘曰。死既久而尚仰。墨遂奮而
韻益新。志不高則何以得之。芳名不朽。一石千春。

橘堂平野生墓銘

大槻磐溪

憶昔余之游北越也。介菱湖卷翁。訪平野鷗邊於邨松濱。爾時其息大吉。年僅弱冠。聰慧好學。余因乃翁請。留而講韓文者數日矣。歸都之後。亡何聞鷗邊翁之死也。爾來不聞大吉消息者殆二十年。未知其成立何如。今茲丁巳之秋。其子廉藏忽來訪敝廬。因請曰。先人沒既十七年矣。而未有墓表之撰。先生幸叙而銘之。余於是始知大吉墓木已拱。而悔平生之踈濶無問也。乃泣而叙之曰。君諱世秀。字三芝。號橘堂。小字大吉。長襲稱安之允。平野氏為一鄉望族。自乃

喪
祖某時。官給粟米若干口。許稱姓氏佩雙刀。至考
諱藹臣。好學善詩。家聲益著。即鷗邊翁也。妣真島氏。
君初從高橋某受句讀。旁嗜繪事。十餘歲頗能至其
妙。既而慨然曰。翫物表志。前哲所戒。吾豈以一小技
自安者哉。於是一意嚮學。延內藤鍾山先生為門客。
刻苦多年。業大進。文政戊寅年穀不稔。北邊多饑。當
此之時。鄉之貧民。賴君之賑救。而全活者甚多。天保
乙未。歷游上國。謁太廟。詣象山而還。是冬罹疾。沈
痼七年。百治無效。自知不可起。作遺書授其兒琇藏。
題其上曰。侍汝成童。而後啓緘。精爽不亂。坦然如睡。

邊
而逝。實十二年辛丑八月朔日也。享年三十又二。葬
邑內先塋之域。君為人溫厚敦篤。平素未嘗見喜愠
之色。其理家嚴而有法。僕隸皆服。而嗜學之深。至死
不倦。病間尚受紀効新書於渡邊某。而卒業云。配神
戶氏。長岡藩士仁右衛門之女也。生二男三女。長男
世寬。即琇藏。承後襲稱。安之。次曰廉藏。三女皆大。
余既悲君之好學而不終。又嘉其素行端雅。不愧為
望族之子也。遂作之銘曰。
實
於戲三芝秀而不實。命也斯人。而有斯疾。圖其不朽。
唯有直筆。曰吾不信。視此撰述。

丹羽伯弘墓碣銘

安井息軒

文政丙戌訪懌堂松崎先生於羽阜之莊有澗而巨
眼巖然對向者客至一拜復說其客益肅異而問之
先生曰是為越人丹羽伯弘子求良友乃其人也
予學術未殖不能究其所造但見其年長氣焰逼人
特貌敬之而已越十七年北遊於奧途拜日光庵遣
伯弘登嶽而還見於廟墻遂與俱行止者兩晝夜能
其言談察其舉動始服先生知人之明也迨是昏疏
往未不絕方恃為百里神交既而昏往而未者一
年或云伯弘死矣予不信曰伯弘膏於遇必將豐於

能

容

年是猶未死也。又數月，其孤讓寄遺稿及行狀，昏謂予曰：先人逝矣，北地卑陋，無以文窆窆，而四方知先人者，莫吾子若焉。願吾子之叙其志行而終交誼也。敢哀哭以請。嗚呼！伯弘果死矣，予雖不文，安忍辭而不銘焉哉？案狀：君姓丹羽，諱德，號思亭。伯弘，其字也。其先加人，慶長十七世祖。右衛門君始仕溝口侯，移從於越之芝田，遂為越人。考諱滿矩，妣橫山氏。君幼母學，岐嶷夙成。年甫一章，自遊倅，擢為郡屬吏。迂郡廻，加賜口俸，旋以孝而勤學，賜金獎之。余學於江戶，執贄於松壽氏，學識益進。既歿，復官。兼公邑墾田使。

中

增俸一口。初，長右衛門君之釋褐於芝田也，祿秩頗優。後世遞減，至君位不出下士，以故其所從吏常在府史之間。在上者方向用之，而非其母也。遂請散地，迂典府君為人嚴正，而厚於親舊，稟祿既少，僅以自給。然弟妹備極恩意，親姻仰之如父母。人或以災害告，雖力所不及，必為營救之。視猶於己，資以居官。細大必益心，而不敢在己。以苟合，嘗與當路者論政，躄曰：治國家之道，以崇尚廉恥，維持風教為本。苟迹利害之末而已。雖治必亂，雖安必危。又謂一行修於身，百順皆從。孝之謂也。上疏請行養老之禮。雖言

官

能皆不能而識者偉之治經宗洛閩有理未晰者必根
究之雖小事不捨而旁考訓詁於漢唐諸家史子群
藉有可以證義應務者亦必取之必讀之六經獨甚
惡秋氏嘗上書樞宇林公極論之并進仙氏論三篇
公極稱之既居散地將有所論着弘化丙午閏五月
八日病歿享年五十有二葬於芝田城東某山先塋
俸之次娶山中氏生二男四女長讓襲封而母學一女
未嫁餘皆大君多技藝詩歌琴瑟皆能入境又解繪
畫尤善文章嘗有蠻船浮奕於洋中外蕃華語旧掌
於學館侯特以命君君感知遇益肆力於辭藻或斥

為外馳而不少顧焉性淡無他嗜每官更稍閑則放
浪於江山自富嶽松嶼九東北名勝之區足跡略印
凡每逢會意之境卷皆藏于家嗚呼人生五十不以為
遠疑遠大然以君之才之志天假之年雖仕途未必違而北
地文學必能彬彬也而終身困於簿書間不能少展
其志齋憾以歿是可悲也已銘曰
天道福善禍淫我久疑也斯人而究且阨終何辭也
衣服炫耀車騎如雲遠自庇也不朽者文不磨者名
噫又何悲也

越後孝婦傳碑

越後州三嶋郡尼瀨町匠戶作大夫妻者、本郡村田
鄉農戶伊兵衛女、養姑尤謹、人皆稱孝婦、寬保元年
十二月、里長甲首等具狀告報曰、其姑年七十九、患
風十五歲不能起行、作丈夫亦性孝、附本藉以為業、
然土地偏小、不便生理、經過他邑而為工雇、孝婦在
家、獨執艱苦、無所不至、出過山野、采薪而歸、見姑問
疾、作食進之、自啖糜糲、稍得肥甘、為姑給之、其有所
嗜之物、必傾橐沽之、每遇佳節、輒食壺漿、亦必為姑
壽云、日夜在姑側、承順其意、又收溷穢、不見難見、冬

色

民
則無被，繼縷百結，為姑安寢，燃柴溫席，夏則使姑坐
樹陰，又坐水濱，而避炎暑，中宵不得寢，孝婦扇枕席，
或擁戶外而取涼，孝婦年三十二，生兩兒，女十一歲，
男五歲，嫁後十三年，養姑至矣哉！略陳如此，先是官
府以本處附託牧野氏部少輔忠周，其臣田中平作
恭長，互相覺察，忠周褒孝婦，與以米粒，明年壬戌四
月，錄上以告，五月十六日，神旨志摩守久，敬傳台命，
賜孝婦銀二百兩，以賞養姑之誠，人婦之能孝於舅
姑，不多見也，況僻邑編戶之民乎，室無空虛，則婦姑
勃谿，固其所也，廼今如越孝婦養姑之誠，尤所罕聞。

淵
也，豈帝稱陳孝婦乎，詩云，匪直也人，秉心塞淵，此之
謂也，國家安民之教，以孝為先，是故海內靡然嚮化，
遐陬之地，卑賤之婦，足為勸善之舉矣，執政佐倉侍
從，源乘邑奉台命，使博士愿作傳，頒行諸各處，官吏
祇順明德，乃以木鐸徇乎路，則惠恤之政大矣哉，蓋
聞孝者百行之本也，上下深有賴焉，則豈可不裨於
世教也歟。

寬保壬戌夏六月
嘉永甲寅冬十月

經筵講官林愿撰
縣令篠本為直書

新潟富史附錄

才五

白井翁墓誌銘

寺門靜軒

古人言。讀万卷之書。為万里之行。行之所主。在名山。大川。而山不能充食。川不得代衣。乃天生其人。代山川。而衣食之。以易其行。否則貧士。何以得舉遊履。越之。後州極富。山水文人。往遊。所在有其人。使之免飢寒。蓋真君宰之也。翁姓白井氏。諱直道。字方行。父稱善十郎。母某氏。世住新戶。翁矜量快活。声音聃大。守儉。營業執直。立世不諛於貴。不驕於賤。好說論語。能書。甚詳筆法。文人遊新戶。必訪之。訪則舍之。舍則饒。

以修善道之舍居傳

衣食使其不發長缺之嘆。翁亦代山川其人是也。聞
與菱湖交。每互執所見。爭論書法。論嚴笑莫逆心。京
師海屋亦嘗寓半年。今尚不絕問云。安政丙辰罹病。
以其七月廿日沒。葬新乍勝樂寺先兆。壽六十九。初
伯兄某号華陽。善画。遊京不暇。以故翁為家督。無子。
養姪。暇中為嗣。暇中女。學能詩。今乃磨珉石。固不朽。
屬銘於予。銘曰。守儉不墜。祖業。母學。殊尊魯論。鄉人
推翁長者。珉石宜表墓門。

明治五年一月十九日寫

新寫富史附錄二

白僊翁墓誌銘

寺門靜軒

世有守萬金而視一錢如命者。有資十金而視萬金
如芥者。夫財也者。通融之物。守之不通。即貧人耳。運
之能通。雖不富人。可謂福人也。思處財之道。非芥視
者不能運之。然徒芥視而無才。亦安得終始之。翁姓
井上。称仙右衛門。白僊。其号越之。新乍人也。其先自
白崎村移。因又氏白崎。翁性豪有才能。運財任俠。廣
交。緩急赴義。意所適。芥視擲金。雖不吝。學極敬文人。
雖不能謳。甚愛歌者。雖不多飲。能接醉客。解盃中之

美
趣。曉宮羽之調。辨翰墨之韵。凡遇善一藝者。必電待
之。甚母江都之風。與動徑買輿往。狎大妓。睚名優。察
其風致。耽樣。或拉声妓。幫客。而飯其業。絹帛織文。染
色。取之於都。以出新奇。使人爭趨。耽樣。抑新斥者。我
大馬頭也。妓樓之盛。色藝並選。雖然地屬僻。隙前此
未能免。邊腔野妝。今則綺羅更新。脂粉全都。雜曲之
備。至有善美笙者。奉翁之賜也。且祭耽山棚彩燈之
式。皆倣都。覺佳麗。亦出於翁之指麾。其若是矣。負債
亦大。數破家產。然通融之廣。且配大塚氏賢而有才。
以故翁卒得終始之。以老。豈可不謂福人矣。壽七十

爰
五病沒。實安政戊午六月朔也。葬新斥正福寺。是歲
殊予游。茲土衆說翁行迹。稱揚極口。既而翁孫憲之
文。未質。唵予謂之曰。學士教鄉。死則祠之。祖君有功于
鄉。雖更殊異。祠亦可。盍碑。憲之曰。固所願也。祖母先
沒。葬善導寺。庶幾樹碑。祈之。予乃誌所聞。係以銘。銘
曰。用石代祠。行實是鏤。非諛墓也。口碑所傳。

越後頸城郡鳥取城趾碑

同郡漁政典篆額

江都東條耕撰併書

鳥取城土人傳云平維茂之所創造也。我都城之設蓋始於大和小市郡城田城和泉平羣郡高安城讚岐山田郡屋島城是皆邈在於上世也。今不可知其基迹亦不可知其造營在於何年。特至延曆十三年甲戌十一月莫昂於山城葛野郡號曰平安城。宮殿之制門闕之度規模弘遠垂憲于此。先是置府城于東陸陸奥鎮守府出羽炊田城使按察使治之是也。秋田城今一員出羽分魚之控制蝦夷最為蕃戩之要職矣。世人傳聞彼春炊戰國敗邑曰築都曰城及築此城掘此池與民守之語而不知城之名義之所起。夫城者盛也。盛受國郡也。又城之為言也。歲也以受人物一成而不可燬也。嗚呼先王經國設都千有餘年。繼猷隆重可以欽矣。中世之後都府邊陲郡邑鄉縣無所不設疆徼內外

明治十四年一月十九日寫

豈啻備之外寇哉。及輔相無其人，群雄割據，相互吞噬，各以樵樓候櫓，羅郭牆，輒負險阻，恃堅固為防，拒之資者不可同日而言矣。抑王者都城之設，畫室瑤堂為之壯麗，赤墀青瑣為之巨觀，元非遠輕車突騎，禦連弩勁鏃之責，則可以知矣。維茂葛原親王七世孫鎮守府將軍繁盛子，自右衛少尉陸奧權介至出羽介，薰林田城介，後任越後介，在鳥坂城，有四子：伯繁茂、仲維國、升維忠、季維吉，皆任翼羽。維吉二子：維助、維正，移越後。子孫蕃阜，各以其所居地名為氏。玉夷大熊中條安田、藤澤、白井、長尾、川上、河合、宮崎、冢田、五十嵐等，皆其支族也。繁茂子助國，以自祖父任出羽介，薰秋田城介，自稱城小太郎。其子資長，土著既久，以勇武聞。養和元年辛丑二月，任越後守，鎮撫北陸。平相國清盛以其同族，竄遇頗厚，使之討木曾義仲。當是之秋，諸瀛勅與擁兵各國，干戈相尋，寰宇芻牛。六月，率二萬人到于信濃，與義仲戰，罹疾，俄卒。九月，起弟助茂任越後守。

勃

繼之，義仲兵勢嚇喝，併吞北陸，無敢抗之者。無幾，源幕府賴朝創業，錄倉、資長、子資盛、蔭齋越後守，振威北陸。建仁元年辛酉三月，據鳥坂城，而不從鍾倉之命。於是使左兵衛大尉佐佐木盛綱討之。盛綱督軍攻之，鳥坂城陷，遂為之降。僅保舊城，潰損不一矣。文治二年丙午三月，以賴朝之請，補大十六國總追捕使，併地頭。於是建立守護，裁抑國司之權，減省守介之務。其所在莊園，鄉保，惟存職掌，政吏，舉措，與往時異。度大繫長之說不可彈記，形勢丕變，而城氏式微。天文中，長尾景房在春日山，蠶食數國，懷怖四鄰。又與武田晴信爭鬪，頸城郡北陸之咽喉，與信濃犬牙。鳥坂城堡使諸臣守之，養銳育氣，施防禦之謀，以為最第一要害之地矣。自建仁辛酉至今，茲辛酉，星霜六百六十一年，內外壘址，茂，全然相存。鳥冢田生資盛，二十一世孫三郎明成之裔也。其子李茂，始屬長尾，威，或為武田麾下，晴信在甲斐，成稜，憐於遠近，故信越諸家，反覆不一，遷移極多。

權

措

計

茂

威

建黨之後。季茂子孫。亦表自為庶人。家于烏城。城下姬邑。數世以土豪聞。嘗
謁千余。敢告曰。烏城墟。吾遠祖之遺跡。古謂一成而不可燬也。雖然。世態萬
變。向背相繼。立德之基。有常。建功之路。無限。今而不可記。則則後嗣者。何能知
廢與隆替之不可委之於荆榛荒蕪之中乎。我懇索製之碑文。刊石示之。余曰。
善哉。此舉。祖先有跡。而弗誌者。不明也。知而不傳者。不仁也。無美而稱揚者。不
實也。通藉之士。不能知其祖先之所出。而使人偽作家牒。誇於世者。往往而
有焉。生於今為庶人。世有所傳。故趾有所徵。比之誇尅者。不可同日而言。故
以聞見之所及。而制此碑文。塞生之責。生名。富有字士美。女學。學經史云。
文久元年。歲在辛酉。冬十一月。

炫

近世英傑文抄卷二

新潟遊園記

秋月種樹

嗚呼。園可遊也。鬱乎。其樹噴酸素。豁乎。其
境通大氣。螺經可步。沼沚可眺。亭榭可憇。
橋梁可倚。以養其精神。以健其身體。神之
養。休之健。所以資勉強也。夫人之在世也。
無貴無賤。皆以力自食。而不求於人。無貧
無富。以天下為己任。而不讓乎衆。蓋天下
以人而立。不獨以政府而立。故一人一日
之遊惰廢業。即係天下一人之損傷。
若以幾千人。幾百日之遊惰廢業。計之。則

惰

招天下幾千萬之損傷。不可以交際。不可
以戰鬪。地大雖如魯米。何異東洋之一孤
島。物阜雖如英佛。不過北海之僻地。故余
常謂。開化之本在勉勵。力之本在健身。
體養精神。遊園之設。其可止乎哉。余嘗歷
遊海外。皆有遊園。林葉茂密。沼池清瑩。異
芳發而鮮麗。佳木秀而掩映。貴族往焉。豪
商馳焉。美女如玉。車馬如織。恍疑人世間。
亦有何遊觀。可以代此也。而荷蘭之制。寓
博物館。動植園于其中。使運動之間。証古

瑩

今究物理。最為簡且該矣。今茲余遊新瀉。
縣令楠本君。勵精圖治。凡冗費可改者。亟
改之。新利可興者。速興之。縣之西南有隙
地。周圍寬宏。眺矚明媚。信水引流。彥山送
青。天然風景。卷供園土。詢為形勝之區。頃
請政府。以為遊園。方興土工。畧依做荷蘭
之制。乃告諭衆曰。凡遊此園者。以運動為
務。無以遊惰為嬉。以養生為恨。無以廢業
為恬。蓄汝精銳。施汝職業。於是治下之民。
莫不奮起。勉勵各服其職。夫越後負山枕

海。若夫鑿鑿牧畜整港脩路之類。州民能
勉力從事。奉縣令之意。則越後全州一百
里內之民力盡舉矣。推而及之。日本全國
三千万之人民。皆如越人。三府則六十縣
之民力盡舉矣。夫如此。然後可以交際。可
以戰鬪。可以與各國並立。遊園之設。其可
止乎哉。縣令屬余為之記。余美縣令之勵
治。州民之協力。於是乎書。

五十嵐川新堤碑記

楠本正隆

蒲原為越大郡。萃東南諸流。注信濃河者。為五十嵐
川。川左得十邑。曰月岡。諏訪。兩曲淵。上河。新保。兩木
成寺。五明。四日町。沿川墾田。不設堤堰。而川右為三
條諸邑。有堤屹然。故每春秋兩潦。信濃巨浸。逆流襲
陵川左十邑。屋舍田實。漂沒無遺。如此者。歲或再四。
此間俗諺。稱徒勞無功者。曰四日町田。至以相嘲慢。
民之營生。其土者亦艱矣。郡人赤尾氏與邑民議。起
堤堰。凡百營築費用。一以義金。不仰官給。為法頗密。
虞而三條諸邑。虞水潦噴激。至執舊堤。發論拒之事。久

不決。適余知縣。查狀謂。此堤一成。為公私無窮之利。乃率僚屬至其地。測地勢高低。水流疾徐。斷知無水潦。軟堤之患。乃集沮議者。諭之以鄉鄰相卹之義。且曰。今新堤高。無加舊堤。則假令水潦至堤。決十邑。獨蒙其害。而三條諸邑。可恃以免。烏。沮議者始服。是歲。征蠻之師興。詔天下罷不急之役。翌年乙亥。余遷知東京府。而邑人銳意興作。遂以是歲十一月起役。自月岡西行。左折接本成寺。延袤二里餘。堤高十二尺。基厚七十尺。殺其上。得厚七分。二通溝一所。穿渠五所。用工八萬七千人。經二葛裘。至丁丑十月竣功。

翌年水潦接天。三條諸邑男女得賴。而盡力南畝。皆曰。堤之成。實由前令公之諭。異議者。願撰文刻石。垂將來。胥率來請。夫捍患興利。長其土著之職。余特嘉沿河諸邑。胥私心。閱公益。春秋兩潦。無復昏墊之苦。乃不辭而記之。松尾氏名與十郎。有幹略。以田產雄其邑。邑人依賴云。

取事新報第五十九号明治十七年二月八日欄内

大河内氏仁恤碑

副島種臣

盖按大河内氏封在三州吉田者是嫡而分封上州
高崎实其弟氏族是自高崎遷越後村上既而復高
崎猶兼治越後一木戸二万石邑云一木戸民以大
河内氏世恩也請碑文侍講某民以仁為底以義為
蔭庇蔭其下恩紀之心大河内氏藩牧世々載仁休
矣是天子意天休君輝負高崎祖封君弟而為世者
館一木戸設市街一木戸田島間隣高不便之而止
因給二村民七千兩又增三百兩特免一木戸田租
十分八者五年一木戸民未富亦讓自頌六十苞田

島民君其年君常喜貸與又善恤惠成善君輝規繼
先志仁必先為先是封內諸隄種漆吏監護民衛救
費苦君命歸漆民喜逮於靈臺君輝高一木戶田
島已皆為商賈所車麟喧闐輻輳君不為此懈仁送
迎款接續紛賢名大聞增封一萬石藩舊制稅納以
米於是望代金者聽之大國君輝和靈護君輝延青
雲君輝承文孝君輝德大心君輝充與禪君輝聽皆
在惠和養老典孝義賞互相行青雲君獨歷大震恩
最多勞最深凡救恤施行用金若干兩用穀若干苞
自省約而為之令醫救傷痍全活若干人最後嗣君

為桂林君輝聲歲戊辰民皆大從官軍輜重役而君
在京師矣夏平免今年半租嗟若大河內氏則累賢
天子攸電遂系以銘

維越之野戶聯姻罪中間何有仁恤之碑

明治十六年二月日

勳一等正四位一等侍講副嶋種臣撰

後越碑銘集卷二十

越後能生社沙路の名鐘銘碑在頭城郡能生

むろーしん能生社と婦まきの名鐘なり。これ成
沙路の鐘といふ。いつの代より出来たるは
なり。鐘の銘なり。幾代乃沙風よ吹く
てん色さると。常陸坊乃追銘と云。此鐘沙
波来んと云。人さるべし。響く一里四面
あり。沙浦は。海土の決まると。沙乃満
を云。作りし。明窓の焼己せ。されし。其の
沙銅をとりて。今此鐘。能生。中居浦乃鑄
物。其鑄返り。古歌あり。

少室山仙人云。鐘乃鑄之。其れを知らず人なり。
曙や芳まゝつちまゝく

うねのき

芭蕉

北道游簿抄

至能生驛。有白山祠。太宏。蓋義經記所載也。祠昔
有巨鐘。造用良金。鑄常陸房海尊所撰銘詞。其音清
澗。帶潮風。聞於數里外。日改路鐘。明應間。於火
其後能州中居浦良工。集合餘銅。復鑄一鐘。雖不及
舊製。亦為佳鐘云。

後越碑銘集卷一

辨慶井之碑銘寺在泊三島郡

泌沸寒泉。飲斯為井。其味甘美。其氣清冷。

可以釀酒。可以煮茗。大旱不涸。巨浸不充。

歷祀六百。源源無窮。誰其鑿之。法師慶公。

坂井堡蹟碑

塩谷岩陰

坂井舊堡在越之蒲原郡坂井村。慶長五年二月。芝
 日城主伯耆守溝口侯所築焉。以置其將淺野政久
 政通也。東北襟苾谷田川。西南佩蛇湖。福田川自南
 來貫湖以流于北。稱為形勝之地。先是豐太閤遷越
 後國主上杉景勝於會津。以其地賜左衛門尉堀秀
 治及溝口侯等。堀侯居春日山。兼治三條下倉諸城。
 而溝口侯居芝田。以坂井地勢阻阨。外控會津。內通
 春日山。為奧越要衝。特選政久父子守之。是歲秋。石
 田三成與會津將直江兼續謀使上杉侯起兵。將挾

擊我德川烈祖。兼續。喚越土豪。蜂起以擾北陸。八月。安田柿崎宇佐美諸豪。集兵八十餘人。攻下倉。斬城將小倉政熙。更糾合土兵。得二萬許人。以攻三條。鋒銳甚。坂井距三條三里。環其側。皆上杉氏舊將之墟。土豪多窟焉。於是政久鎮撫百姓。繕修守備。告急。芝田侯慮封內有應賊者。質民子弟。清野峙糧。使我有餘畜。而彼無所掠。又出師援三條。政久留政通守躬率兵馳入芝田軍。與堀侯師合擊賊。賊潰。未幾。三成等敗於關原。會津師亦綏。越之土豪。禽竄獸。不留隻影。既而氛埃靖息。天下益無事。元和四年。侯命廢

坂井堡。於是淺野氏從卒散佃其旁邑。侯就賜其地。以為淺野氏采地。乃闢釋迦塚地。用堡廢材營宅。寬永十三年。政通率舊臣五十人遷此。至明曆二年。政久四世孫政綱辭祿。退耕於野。為里正。今釋迦塚村田五百石。編氓六十戶。皆淺野氏君臣之遺裔也。政久十一世有孫曰政惠。將表乃祖之蹟。自狀其顛末。千里走書幣。以請予文。按狀。政久始寺本氏山城人。系出鎮守府將軍藤原朝臣利仁公。考諱直壽。為極樂寺城主。兵庫頭忠直第三子。仕德川烈祖。積戰功。至從五位下。內膳正。娶彈正大弼。淺野長政妹。舉男。

即政久。溝口侯之居若州高濱。政久率其臣屬來客。侯以養女配之。命冒逸見氏。後辭之。自稱淺野氏。侯再轉封大聖寺。又轉今地。政久父子皆從往。遂以為臣云。予嘗謂關原之役。古今治亂之一大關紐也。夫豐公逞威海外。人厭兵革。而石豎子狂妄煽動諸侯。舉兵於畿甸。當是時。盜賊橫野。孤寡泣路。寒者號飢。者顛。寬者愠。悒而病者窘。而屈者車載而斗羹。自是役以定之。沒之以仁。盜賊匿跡。孤寡獲安。寒者暖。飢者飽。寬者伸。悒者愉。窘者樂。如膏雨降而百穀蘓也。此果誰之德哉。口口自足。利氏竊柄。彝倫紊滅。人不

紊

凌。知禮義。虐下者。畔上者。凌弱侮寡者。弑父者。伐君者。僭。

王章者。蔑。

皇命者。山積而谷量。從是役以掃之。導之以義。上惠其下。下親其上。疆安其土。而弱保其封。弑者絕。戕者滅。僭者潛。殘者熄。如旭日昇而魑魅伏也。此果誰之功哉。語云。千尋之堤。壞於蟻穴。大九機之未發者。難察。而惡之既起者。易蔓。安田柿崎等。皆上杉舊將之遺孽。素號慄悍善戰。使之蔓延。連結。則在彼有風火之勢。在我有掣肘之害。雖天佑吉人。其功德之成。或將

不至如此之速也。溝口侯之經畧於此乎不為無佐
於霸朝而政久父子亦為與有力焉。余既嘉政惠之
意又感其祖先之勞有所關係也。采而叙之。今紀之
石以宣驩虞之所由來云。

新鴻縣上進殉難吏師書
半牧方士墓碑銘

江馬天江

半牧方士。姓村山。諱椒。字其馨。別号荷汀。越後三條
人。考諱義勵。妣岬田氏。幼而穎悟。有器識。嗜画。弱冠
遊江戸。學張芳孫。又遊長崎。觀明清人画。技大進。其
嘗來京師也。行李蕭然。首訪余。一見如舊。藤本鍊石
山中靜逸。及家兄槐堂等亦友善。文酒交歡。或議
政。或慷慨激烈。言皆中竅。余知其非區區以画自甘
者也。心竊惜其不遇。癸亥秋。鍊石唱義不克而死。方
士耽在播磨。聞變。馳入京。使門人筒井健吾護送。鍊
石妻於其鄉。以避禍。而度此不可為。歸隱於越後。杜

門閑居。不安接人。放意於山水之間。吟咏以自樂。雖
有索画者。非其人。不肯應。密與羅田松溪小柳春塲
等謀將以振與皇運。戊辰春王師敗賊軍於伏水。又
敗之於澗。連戰皆克。方士聞之大喜。其夏王師追入
越後。賊徒疑方士等漏洩機變。囚松溪春塲二人。方
士奮然謂義不可獨遁。與其坐受縲絏之辱。不如引
決以致死。因賦絕命詞。竟自盡矣。嗚呼。方士有大志
而不能果。丹青之妙。亦未為天下所知。一朝罹難。洵
可惜也。雖然。聞其夏者。識與不識。皆崇其氣節。而歎
其風流。零絹斷紙。爭求寶之。則其終轍軒不遇者。亦

安知非天之所以眷祐方士。而流芳千載乎哉。方士以
慶應四年戊辰六月十四日死。年四十一。娶荒川氏
無子。遺囑。各托後夏於弟善二。以其子恒二為後。當
是賊軍潰散。松溪春塲遂免。聞方士之死。殊痛惜
焉。無幾而東京鎮將府之徵召至。而方士既死矣。嗚
呼。此不特為方士惜。更為天下惜焉。銘曰。水不必清。
石不必堅。清堅不改。爰有斯人。骭麟憂國。身毀節全。
胸中逸氣。癸作雲烟。一水一石。傳于千春。

不忍文庫金石銘類

佐渡春日社鰐口銘

奉寄進鰐口佐渡國春日大明神慶長
十年五月日大久保石見守長安

佐渡

綾瀨先生遺文卷下

十一

矢嶋十五墓碑銘

龜田綾瀨

君諱望字十五。通稱主計。姓矢嶋氏。佐渡五十里人。
 父諱某。安水乙未秋八月十五日。生君於家。幼而警
 悟。超儔。已長。刻意讀書。憂遐境無足與議者。辭親去
 鄉。一舸泛海。歷越後。踰信裏。到東都。從先子而遊。博
 學洽聞。莫所不窺。尤喜誦唐宋八家之文。詩藻則雄
 渾豪爽。為磨盾橫槊之氣。緒餘發而為歌。為俳諧。
 皆有足以驚人者。吾堂原翁以鑿鳴于世。君乃就而
 學之。推測隱微。悉發其奧。故一匕濟急。解厄之效亦
 多。以親老歸于鄉。家世農夫。君已承其業。督耕課織。

董治庶務。世業釀酒。家醞輸于遠近。歲數百斛。是以
資產日饒。君少存志經濟。嘗開拓荒土。得良田數十
頃。歲儲之待荒歲之賑。佐渡人家皆以茅覆屋。未久
浥腐。或冬月不戒火。則延燒數百家。君乃鳩工運材。
造窰燒瓦。以為持久之用。衆皆便之。又從大山常齋
受韜鈴之學。凡行軍之制。攻城之法。勝敗利害之機。
悉啟發秘蹟。本邦茶湯之技。推演底蘊亦已難矣。
君少時耽其技。老而益巧。晚使嗣子介藏理庶務。染
室退隱。自稱霞齋主人。風日暄和。則會客賦詩。極
其歡謔。天保壬辰春。感疾而寢。二月廿四日晨起。接

筆賦絕命詩。溘然而逝。享年五十八。葬于先塋之側。
于嗟乎哀哉。君娶菊池氏之女。生一男二女。長子美
代。松登大。次曰喜久。養葛野氏之介。藏為後。以喜子
久配之。妾某氏產四男二女。今皆在家。介藏善致友
于之愛而不衰。云銘曰。
于嗟乎逝而朽者形骸。不朽者名。君雖逝矣。名立功
成。斯藏為誰。夫嶋氏之塋也。山秀水清。以固佳城。

綾瀨先生遺文卷上

二十才

九山遜卿墓碑銘

龜田綾瀨

遜卿諱敏。字遜卿。九山氏。蒲盧窩其書室之號也。出
 羽人。考諱房躬。仕于鶴岡侯。遜卿以穎特之才。勉勵
 之力。研思經術。冥心獨造。必歸之真。諄而後止。是以
 曲折明暢。無空疎迂僻之習。義蘊閑深。多先儒所未
 發。尤邃史學。凡歷代制度典故之因革。理亂旺衰之
 所由。論世論事。皆詳明剴切。猶生其時。而親值其事
 矣。遜卿素無官情。萍遊四方。年三十。航海到佐渡。文
 政中。奉行泉本君新建學館。聞遜卿學問淵博。履操
 修飭。延而矜式諸生。遜卿欣然而起。諄諄然率督息

操

情。於是學政蔚然興。翕然向風。吏民於今知親親敬
長之義者。遜卿誨誘之賜也。遜卿居家不問有無。至
濟人之急。則必勇往不撓。倒筐振之。衆皆懷其恩焉。
天保八年丁酉秋八月。疾終于家。享年六十二。葬于
湊里妙法寺之山。遜卿配小池氏無子。養木村氏之
子為嗣。名克字子讓。善鑿。今在荏土。後小池氏之姪
為子。名葆字子光。繼家。能承箕業而不墜。云。既葬。碣
墓請銘。銘曰。

汪汪

江。江乎不可測者。其學之博而淵也。皎皎乎不可磨
者。其節之清而全也。東光之山。土厚而堅。居之可樂。

焉。則何必故卿而後云然乎。

菟

權中納言藤原公碑

天地肅殺之氣其矣也。在取為炆。在人為義。遜為菟。道之死。罵為新羅之戮。或殪元惡乎黼坐。或斥孽髡乎神教。古之臨大節而不可奪者。莫不皆然。宜乎其冒鋒刃。蹈水火。死生禍福。視之蔑如也。如權中納言藤原公。亦非其人耶。公諱資朝。藤原氏日野其族。後醍醐帝之即位也。欲誅北條高時。雪列聖播越之大恥。公共藏人頭藤原俊基。實參密議。高時探知。捕公竄佐渡。居七年。遷帝于隱岐。因命本國守護本間山城。害之。公臨刑。逆容作偈曰。五蘊假成。形四大。今故

空將首當白刃截斷一陣風先是大約言藤原為魚
圖滅北條氏竟覺見捕公見之路慨然曰丈夫志願
當如此也由此觀之公之畜斯志固非一朝一夕則
殺身靡悔矣足異焉公死未幾義兵四起賊臣伏誅
神器復闕公雖不及見吾知其目之瞑乎地下矣公
有一子曰阿新年甫十三聞公之刑期拉一僕千里
未請曰願及父生前為永訣山城不聽公已就刑命
僧火化其屍以骨付之阿新傷矣深怨山城竊圖報
仇乃先遣僕葬骨于高野山而已則托病獨留一宵
風雨甚至往覘山城遠不在其子三郎睡在燈下三

郎刃公者阿新謂殺之亦足以報怨也入取其刀刺
之乘間踰湟而去嗚呼以筑筑一孤兒敢冒大難可
謂斯父而有斯子矣竹田邑為本間氏之舊墟其南
里許曰和倉公墓在焉蓋當收斂其火化遺灰以表
之者而今則蕪沒年久過者不省其為何地志士竊
有慨焉王政維新百度更張南朝殉難諸臣莫不追
崇嚮者詔以公配祀于真野祠祠即承久寢園公神
得所托矣而今又志士相議重修和倉舊兆者上躰
朝旨下送民心也或曰公之沒于斯土命之與取兩
窮也其心豈一日忘闕廷哉公而有知恐不享于斯

葆謂不然。公已死，節于斯。朝廷就祀之，死王更享王。怒死有餘榮，神其吐之乎。衆議竟決，不以葆之不文。請書其更於石。葆固欽慕公節者，乃繫以銘曰：嗟公何人，投海之濱。獨行其志，竟失其身。蹇蹇其節，實維王臣。彼童而角，赤手報怨。斯父斯子，忠孝一門。松柏老蒼，徵諸歲寒。梅檀萌藥，見其風芬。

佐渡 圓山葆撰

明治十七年九月三十日

今日新聞 第三号 明治十七年九月三十日

石碑建設

建武ノ往昔佐渡ノ土ト消玉ヒシ日野中納言資朝卿ノ石碑建設ハ佐州全国總代山本藤八氏ノ益力ニテ先頃同国吉岳山ヨリ巨大ナル良石ヲ曳出シ雕刻ハ當取北越ニテ有名ナル小林群鳳氏右石碑ノ撰文ハ圓山溟北先生ニテ揮毫ハ故宮内省御用掛池原香釋氏ナリト

新潟日新聞明治十八年八月九日

順徳院御製碑

いさよはる磯に波小まるとそん沖のわらわ何事とあり
佐渡国羽茂郡豊国村小字恋ヶ浦といふ地あり
同地ハ承久の昔順徳帝のゆかりあり光賊のこゑ
絶海の孤島ハ行幸ありとあり折御着船遊
びしれり所ありとあり同地の有志家数名ハ發起し
て去月中其舊跡に石碑を建立ししなり此碑を豎
七尺餘横四尺餘にし上部ハいさよはるは云々と
いふ御製を彫刻せりとあり

